

风华集

柳 嘉



风 华 集

柳 嘉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风 华 集

柳 嘉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33,000 字
1984 年 4 月第一版 1984 年 4 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统一书号：10203·117 定价：0.60 元

目 次

昔日悲欢

文字缘	3
书的往事	13
又见漫天飞雪	19
离乱草	25
泥土的气息	38
北楼春秋	46
遥远的纪念	53
春城忆	59

山水风情

古城青春	67
西子忠魂	73
红陵凯歌	79
苍劲的虎丘	85
啊，大鹏湾	89
重睹风华	93

水乡歌吟.....	102
花塔浮想.....	108
古兜激流.....	113
景山晨昏.....	117
榕荫新话.....	122
如飞的南岳.....	131
古今悲喜岳阳楼.....	137

生活哲理

友谊.....	143
山水情怀.....	147
飞.....	152
振奋篇——之一.....	155
振奋篇——之二.....	158
黄昏礼赞.....	162
心灵颂.....	165
生活中的书.....	168
人与人.....	173
深和广 志与力.....	178
窗下漫忆.....	180

斑斓大地

大海里的油海.....	189
花环似锦绕花城.....	209

后 记.....	217
----------	-----

昔 日 悲 欢

文字缘

岁月虽然是漫长的，但生活之树常青，而我总爱回忆起这样的一段段往事：这儿有稚气的欢声笑语，有闪亮的青春的火花，有逝去而又不忘了的懊恼与哀愁，也有壮心不已的襟怀壮志。不管它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却都象昨天刚发生似的，比什么都清晰，比什么都新鲜，而且全蘸满了浓烈的情感。这便是我和文字所结下的情缘。文字就象一根根从梦幻之宫里抽取出来的金丝银线，把许多已经消失了的人物、故事，如一颗颗色彩奇丽的珠贝似的，串连起来，重现于眼前。

记得童稚的时候，母亲是很喜欢读诗作诗的。她朗朗的吟哦之声，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很象一曲动听的乐章。当她那吟哦渐渐地进入美妙的境界，声音和情感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一致，便出现如痴如醉、恍惚迷离的动人情景。于是，我想，这世界上竟然也有能令人快乐、悲伤、激越这样一种魔术般的东西，那便是文字。在我看来，它是神秘的，但却非

常有趣。我做梦也想得到它，要比我想得到最心爱的玩具更为殷切。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还是一个充满稚气的小学生，大约还掌握不到一千个单词吧，但我却很希望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来。一天，我悄悄地关起了房门，把我那小脑袋里所能拼凑起来的词汇，花了整整半天时间，竟然也写出了一篇洋洋几百字的文章。我很得意地把这篇处女作送到了我母亲的面前。

“妈妈，你瞧我写的文章！”

“啊！啊！你这文章的开头，你这文章的开头！”于是她轰然大笑了起来。

原来，我那篇得意之作的开头便用了“所以”这个没头没脑的连接词。

从此，妈妈便在我的弟妹中风趣地要他们叫我作“所以哥哥”。

这便是我和文字结下的第一段情缘。虽然稚气十足，而且充满了喜剧的色彩，但毕竟令我终生难忘，而且从此也便在我那小小的心灵上激发起一个十分坚定而强烈的愿望，我一定要驾驭住这魔术般的文字。虽然感到有着许多艰难困苦，但却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岁月消逝，记忆犹新；知识渐长，宿愿尚存。

几年之后，我再一次开始了笔耕的尝试。那是抗日的烽火燃烧到了邕江边上一座小城的时候。我怀着报国之心，曾经去投考当年要奔赴前线学生军，但因为年纪太小，未被录

取。我想，拿枪虽成泡影，拿笔总可以抒发激情的吧。

那个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十四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对成年人来说，我仍然是一个孩子，可是在孩子们之中，我已经可以冒充一个小大人了。于是我们几个同年级的小伙伴，便在这座小小县城的小学校里，组织起一个少年文艺团体——孩子剧团。开始了写作、演剧这一类闹闹嚷嚷的文艺活动。于是，我们这几个“孩子头”便拿起了笔，用童稚的闯劲，去开拓我们的儿歌时代。

县城里有一张四开的小报，照例在报屁股上有一块不大点儿的副刊。稿件大都来自我们这一班激情满怀的“孩子头”之中。于是，我的第一篇作品，一首抗战的儿歌便刊登在这个小报的副刊上。虽然十分稚气，然而却激荡着一颗赤子之心。看着这豆腐块那么丁点儿的一首小诗，用铅字刊印得方方正正，十分整齐，要比抄写在稿纸上来得醒目而美观，心里着实有说不出的高兴。第二天，就有几个小朋友笑嘻嘻地对我说：“在报上读到了你的文章了，真好！”小朋友的话使我懂得，文字竟然有这样的妙用，那就是能把一个人的认识 and 情感传达给别的人，甚至可以变成许许多多人的认识 and 情感。因而我领悟到一个真谛，文字所以令人着迷，便是因为它有着引起人们共鸣的魔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字对所有的人都能如此。只有发自内心的欢笑和悲鸣，掺进了血和泪的文字，才是真文字，才能引起共鸣。谎言与八股拼凑起来的文字，只能遭到冷漠与嘲笑。世间上和文字打交道的人和事尽多，但和文字结缘的人并不多。以文字论，有游戏文字、喜庆文字，还有文牒

和公文；以人论，有用文字混饭吃的“知识里手”、帮闲文人和文抄公。然而，这样的文字从来都不能成为不朽的文字；这样的文人也从来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家。文章总是和真、善、美结合在一起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正因为文字和心灵相通，而心灵又是和社会的责任感息息相连的。这责任感不仅触及执笔的当时，而且影响于后世。所以，是真文字必出自一颗真诚的心，也必是血和汗所凝成。

然而，当我知道世间上也有不拿枪的战斗的时候，我便更进一层地体会到，这对文字的热爱也就是来自战斗的情感。

一九四〇年，我飘泊到了遥远的西南边陲的一个山城，寄读于当地的古龙泉书院。这儿尽管有历史悠久的书院，有藏书丰富的“万卷楼”，然而却沉寂得象一潭死水似的。这儿没有真正的活着的文字，听不到人们的心声。这令人恐惧的寂寞使我们几个青年人聚合到了一起。我们虽然带一点书生气，但却有初生之犊的勇敢，希望用激扬的文字唤醒这古老的小城。几个人把节衣缩食凑起来的几个钱发行一种刊物。然而这却谈何容易。在这么落后的边陲之地，全城竟没有一间铅印厂。我们便依靠那独一无二的一间小小的石印厂开始了那满怀稚志的事业。稿子收集好了，还要让一位老先生用正楷抄录在纸上，然后拓上石片，才一页一页慢吞吞地在那古老的机器上刊印出来。

刊物终于出版了，它的名字叫《投枪》。那便是说，我们要在这静似死水般的小城中开始短兵相接的战斗了。于是我第

一次从文字里尝到了一个战士的责任感与豪情。文字，这奇妙的文字，竟然也象一粒粒来福枪的子弹似的，能使敌人恐惧。但他们也因此而反击了。几个回合过去，我们这个初经战阵的队伍也出现了动摇。一个挂着金字招牌的诗人竟然屈服于压力而撤回了对我们的支持。刊物夭折了。然而我们几个余下的伙伴并没有屈服，终于又出版了另一个文艺刊物《风铃》。但我们不再是莽撞的新兵了，我们在战斗中学会了一点战术，我们不再使用短兵相接的投枪和匕首，而是把我们的兵器伪装成悬挂在屋檐下的风铃，带一点超逸的情调，但却叮叮咚咚地发出绝不沉默的声响。

可是，在那些神经衰弱的人们听来，虽是随风而逝的铃声，毕竟仍具有钢铁与钢铁撞击出来的声响。他们是不能容忍死水之中出现微澜的。于是，迫害终于开始了。什么“异党宣传”、“异党活动”的谣言便在小城中不胫而走。大搜查的消息也传到了我们的耳里。记得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我们几个青年人悄悄地把禁书和手稿，送到了校园里一口不为人们注意的古钟之下，收藏起来。但战斗并没有停止。文字的禁锢必须用反禁锢来回击。敌人的迫害磨炼出我们的锐气了。《风铃》停刊之后，我们便削尖了铅笔，用复写纸来复印我们的刊物。这薄薄一本手工制作的小册子，虽然页数不多，份数极其有限，但它的战斗性却远远超出《投枪》和《风铃》。刊物封面的题名是用一大块肥皂刻成、用红印泥印上的两个大字：《而已》。那是仿效鲁迅先生《而已集》的命意。扉页上写着鲁迅先生《而已集》的那几句题词：“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

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干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这些尖锐的语言吸引了不愿沉默的人们，刊物就在他们的手里辗转传开了。

我们的战术更激怒了敌人，反动当局向学校施加压力，发出了要开除我们几个青年人学籍的命令。但我们终于未遭毒手。这不能不感谢我们那位白发苍苍的老校长。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保护了我们这几个莘莘学子的。这是一位多么令人尊敬的正直之士啊！我还记得，当国民党当局正在加紧取缔所谓“异党活动”，小城风声鹤唳之际，他竟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给我们出了一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说”这样的作文题。此刻，虽已时过境迁，被颠倒了的历史早已经颠倒转来了，但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想起了这位老人，对他的正直与无私仍具无限景仰之情。

文字的激情，既来自对敌人的战斗，那是对丑恶的憎恨；也来自师友的鼓舞，那是对挚谊的热爱。在字里行间我可以寻找到多少难忘的友谊啊！尤记偶成一文，觉有所得，即许在深夜，也迫不及待地摇醒同窗好友，把纸论文的真切情景。在那卷帘明月之中，或赞叹之声洋溢耳际，或叮咛之语尤在心间，或批评之言尚留余温。偶尔翻阅旧作，往事便上心头。“岁月如小河，青春的福祜永无边沿。”四十多年前我写的这首小诗，便是对这真挚的文字之交的颂歌。

我的青春的福祜，除了同辈的伙伴们欣然相祝而外，也曾

得到过那小河之上老一辈撑渡人的赐予的。“我是一个摆渡人，船靠岸了，走上来一批乘客，我便把他们渡到河的那边去。迎来一批，又送走一批。今天，你们又乘上我这只渡船了！”这是我去听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习作”第一课时得到的最初的教诲。每年开学，他总要对新来的同学说上这么一番话。语言虽极朴实，却蕴含着诲人不倦的深意。我乘上了这只船，庆幸于遇上了这么一位不知疲倦、关切乘客的梢公。上课不久，我交了第一篇散文习作，他第二个星期就送还给我们了。我的文章上边写着这样的批语：“写得还好 但要展开。初学写作的人不要使自己的笔局限于一隅，而要开扩思路，尽情地把所见、所闻、所想展开来。”这不多的几十个字，对于我这个仅仅满足于追求凝炼的写作习性，是一个十分切中要害的针砭。我很惊异于他独具的慧眼，竟能从一篇文章中就抓住了我写作中的积弊。因而也就进一步激发起我向他求教的渴望。于是我检拾出自己多年来的习作，选了几篇，作为窗课，一古脑儿交给了他。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把我的习作全部发表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并给我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信，鼓励我要多读，要善于从前人的成功之作中汲取营养，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血肉。他的笔迹十分清秀而又异常工整。我很庆幸在我那幼稚的篇章中注入了这位为人所崇敬的大作家的心血。

另一位撑渡人便是李广田先生了。有一段时间，我正陷入了大时代的小苦闷里，徬徨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许许多多疑问之中。在朋友们的敦促下，我把自己多年来的习作都寄

给了住在清华园的广田先生，并附了一封诉说自己心灵上苦恼的信。他不惮其烦地把我的稿子都细看了一遍，给我回了一封信，既富于同情的理解，又勇于指出我的前路。促使我终于又迈开了坚实的脚步。现在，广田先生已经在遥远的山城悲惨地故去多年了，而从文先生虽然健在，但却远在北京，使我未能日夕亲聆教诲。我曾珍藏多年的，他两人给我的书信，也已经在十年浩劫中化为灰烬。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时候是青年，如今又面对着一群青年的我，每当我和青年们的接触中稍感厌烦之际，我的脑里便往往浮现出他们两人亲切而毫无倦意的面容，使我警醒而不敢再存丝毫的懈怠之心。

这些回忆，不论是稚兴，是斗志，还是友情，即许掺杂着一星半点儿瑕疵，却总是溢满幸福之情的。但我决不会忘却相反的另一面，这因文字而生出的许多悲伤与懊恼。我们难道能忘记这浩劫十年中的悲惨故事？那时，谁要是和文字沾上了边，谁便会招来无穷无尽的苦难。那个时候，恐怕只有文盲才算得上是幸运儿了。而使我们感受到双倍痛苦的，便是那些屠伯们竟然迫使我们自己拿起无情的利刃，一刀便要斩断我们和文字结下的，几十年难分难舍的情缘。我不禁想起了《红楼梦》里“焚稿断痴情”那段凄切惨淡的文字。恐怕自这书流传以来，要算我们这一代人对此体验最为真切了吧！不过这所断的痴情并非男女间的爱恋之情，而是对我们国家民族几千年来的辉煌文化，竟然毁于一旦的痛悼之情；是从此便同这已结战斗之谊的文字永别的生离之情。可是，罪名已定，有口难分。红与黑被颠倒了。真与假被偷换了。多么矛盾，多么

惶惑啊！我终于不得不忍痛地将多年来装订成册的手稿付之一炬。

其实，焚稿是既不能断情又不能免祸的。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中，报刊上所已经刊登过的文章，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我们这一类人实在是在劫难逃啊！

浩劫虽令人痛苦，但也使人省悟。正当屠伯们大兴文字狱之时，一帮所谓“知识里手”和专出馊主意的冬烘之流，便为虎作伥。他们的可耻恰恰在于，以所受文字教育之恩用于剿杀文字。他们穷极而无耻，竟从故纸堆中抄袭得来拆字法，又从西洋形式逻辑 ABC 中剽窃得来推理术，中西合璧，用作自己登龙之术、进身之阶。

可笑的是，屠伯们作了一件刚好同他们的意愿相反的蠢事。浩劫锻炼了意志，磨难激发起更大的热情。苦难的十年过去，我又拿起了笔，这一回，那干劲更胜于前，我陷入了无休止的创作的冲动之中。文字具有多么巨大的魅力啊！它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就象巨蟒缠绕着它的捕获物。

但，从磨难中探索，几经深思之后，我进一步地认识到，人们对文字的热爱，其实还超越了个人爱好的范围。这热爱是历史发展的使命所赋予的，是任何逆流和暴政所无法遏止的。文字记载着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记载着真、善、美的胜利，也记载着假、丑、恶的灭亡。所以，便出现了屈原之赋《离骚》、司马迁之著《史记》等等一类为文字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壮举义行。那妄想消灭文化如秦始皇这一类暴君，他们即许以任何严刑酷法，也都无法使文字这人类心灵之花，这维护真理的武器绝

灭于人间。因而,我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文字的热爱,
其实就是为人类文明而奋斗的崇高境界的追求!

(一九八一年)